



我要当明星--
万人瞩目。
我也要爱情--
浪漫温馨~~
鱼肉熊掌?
不见得吧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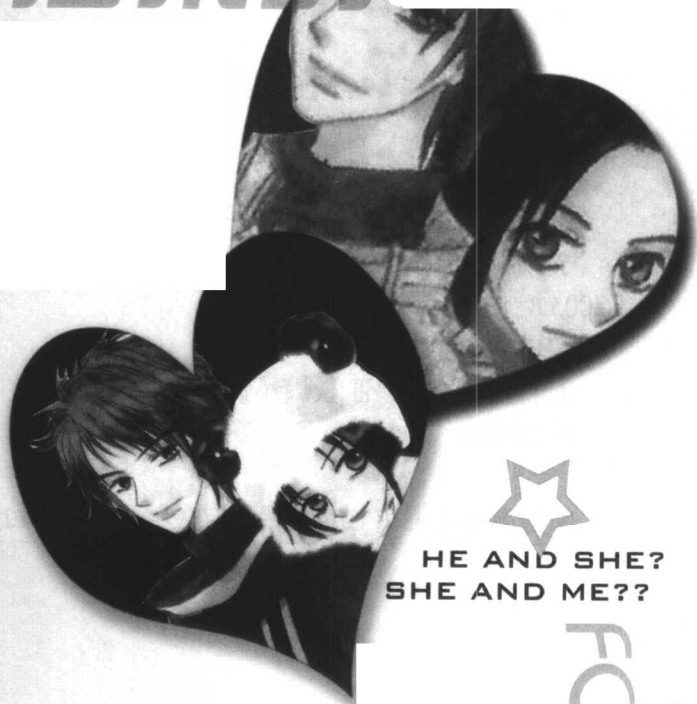
Star Love 恋



茶 靡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柠檬海系列



HE AND SHE?
SHE AND ME??

星

FOR A KISS
恋

茶糜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式编目(CIP)数据

柠檬海系列 / 萧如瑟等著. —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8

ISBN 7-204-07911-6

I. 柠... II. 萧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4129 号

柠檬海系列

作者: 萧如瑟等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写字楼)

印刷厂: 河北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74 字数: 1109 千 插页: 20 张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 套

ISBN 7-204-07911-6/T·1688 全套定价: 182.00 元(全 10 册)









星恋

初见泰然那会儿，我刚自学校毕业，托着父亲的关系在电视台找到一份工作，专门跟在导演身后打杂，还美其名曰：助理。而他呢，则是中途辍学到片场做甲乙丙丁的大男孩。

助理，助理，大意就是指到处帮助人却还没人理。我就对此深有感触。哪怕只是导演的咖啡香烟，我都要顾及全面。若是出了乱子，我还得义务地挺身而出承担骂名。于是日子久了，更是给人使唤得团团转。

那日工作人员带他来我面前时，我正忙得不可开交。洒水车水压不够，导演在跳着脚骂。我一身邋遢，卷着袖子抓着水管，大声问：“好了没？啊？”

小张说：“阿莲，人带来了。”

我转过身去，看到他旁边站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，穿着旧校服，像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般儒雅。他的脸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英俊的脸。即使在片场出入大半年了，也没见哪个男演员长有他这样好看的脸。

那么的健康，自然，充满活力。行内小生们个个把皮肤养



柠檬海系列

得比女人还白，病恹恹地像林家妹妹。他则像阿波罗神，黑耀石般的眼睛，却又明亮如星。

我微微走神。

“泰然，”小张说，“快叫莲姐。”

我急忙叫：“少来了。我才大他多少啊，这一叫就把我叫老了。”

我对他友好地微笑：“你叫泰然，好名字。叫我木莲就可以了。”

他有些羞赧地笑了：“木莲姐……”

他是来给男主角做替身的。那幕戏里，男主角给仇家追杀，被痛殴个半死，然后在雨里缓慢爬行五分钟。这是幕重头戏，偏偏演主角的小生爱惜羽毛，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亲身下地趟泥汤。无奈，他们找到了身型相似的泰然。

导演一声令下，扮演打手的演员立刻朝泰然扑了过去，棍棒相加，我站在场地边上都听得到场上赫赫呼痛声。很快，泰然所演的男子给打倒在地。恶徒踢他几脚后扬长而去。他一个人趴在泥泞的地里抽搐。水车抽来的冰凉的地下水就打在他的身上。

终于，他艰难地挪动手脚，在泥水里爬起来。仿佛经历极大的痛苦，每一个动作都牵引着疼痛。那张俊俏的脸此时也花地面目不清，狰狞地扭曲着。

啧啧，原本如此俊逸的男生……

忽然间，他抬起头，对着镜头的方向直直看过来。那眼神里包含的愤怒和坚定如利箭直射人心扉。这个趴在泥水里的大男孩此刻像足拔了一只拥有利牙和尖爪的豹子，伤痛激发了他的野性。

这一幕是剧本上没有的。

导演呼地站了起来，我却险些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我当时就想：他会红的，他一定会红！



停机后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。脚不知道怎么扭伤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又因为一身泥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扶他一把。

我看不下去，跑过去把他搀到休息区，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在我的椅子上。

“谢谢木莲姐……”

“怎么弄的？”

他说：“那几个人打的时候没控制好力道。”

我从鼻子里冷冷哼出来。没有控制好？骗鬼去。片场里见高捧见低踩的情形还少了？我拧了湿毛巾给他抹脸。

他的脸也未能幸免，额角给磕了一道口子，渗着血丝。

我给他贴上一块创可贴，这样的他看上去特别天真可爱。我笑：“男生身上有点伤，才像个男生。”

他问：“那要如何才像个男人？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一步步来。”

他并没有如我所设想的那样迅速窜红，他一直在片场里客串路人，做替身，拿一份微薄的薪水贴家。这个功利的小社会浩瀚似海，也许秦然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小泡沫。

当然他不只是在片场打工，一日我开着父亲的小车去维修，他正是接待我的师傅。

秦然身材高大，穿着维修工衣服，像女性杂志上的男模特。这个人，怎么穿都好看。

他看到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既然是木莲姐，我叫人给你打八折。”

我问他：“最近没见你去片场了，都在这里忙？”

“这里人工高点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要去片场遭罪？”我惊讶。

他又露出了那让我神晕目眩的笑容，有些扭捏的说：“我喜欢那里。我喜欢表演。”

“啊。”我瞪大眼睛。



柠檬海系列

“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曾经参加话剧社团。”

我多事，我好问：“那后面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爸去世了，家里供不起我读书了。就出来工作了。”

维修厂里有人喊他：“泰然，少打马虎，过来帮手。”

他满是乌黑机油的手在麻布手套上抹了抹，冲我抱歉地笑笑，跑走了。这时候的他就像个小工人，憨厚老实，热情诚恳，浑身机油味，脏呼呼的脸还是那么帅。

我始终无法忘怀那日雨中的眼神。这只小豹子，苏醒了片刻，又沉睡了吗？

这时的我因工作勤奋的原因，升了上去，有了自己的助理，也发掘了不少新人，却没有哪个能让我再有惊艳的感觉。

那一日，李导演问我：“这一幕里，女主角的前男友挟持她，要求复合。你说我们该找个怎么样的男演员的好？”

不知怎么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雨中那一幕，青年人倔强刚烈的眼神。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，那时候的他浑身散发着黑暗的气息，像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复仇者。

我说：“那一定要找个英俊而邪恶的。”

“不是面目猥亵的吗？这样才可以衬托男主角丰神俊秀。”同事说。

我笑，“换你做观众，看到女主角从前的眼力如此不济，不觉得场面戏剧化得搞笑？”

导演点头。

我去找泰然。他有客人，是个瘦小的中年女子，脸黄黄的，五官却很精致。我从那双眼睛里可以看得出，这是泰然的母亲。

泰然从里面走出来，把一个包裹塞给那个女子，说：“妈，下次有什么事，叫小二他们来一样的。你腿不好，大老远跑来不方便。”

泰然妈妈说：“我不累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”



这时泰然看到了我，立刻微笑起来：“木莲姐。”又对妈妈说，“这是木小姐，平时很照顾我的。”

我笑，还真不知道怎么称呼她。是叫阿姨的好，还是叫泰太太？

幸亏泰然母亲灵动，说：“管我叫秀姐就可以了。”

她笑起来非常漂亮，有种凋零的昙花的美。

秀姐走后，泰然同我说：“我家里还有一双弟妹，都在读书。”

“现在都是你在供他们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我把剧本拿出来给他看。他看了吃了一惊，“木莲姐，这个角色出场时间很多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说，“而且人物性格鲜明。”

“你要我来演？”他看着我的眼光，想是看着海市蜃楼里的宝藏。那一双漆黑的眸子，深不见底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细心磨练，它会闪耀如同天上最亮的星。

我笑着把他油污的手握在我的手里，“好好表现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”

回到家里，洗了个澡，静下来后，我就在想，我这样做究竟对不对？我这是借他一臂之力，还是把他往大染缸里推？

凭他的资质，我相信，应该是会有出息的。但我担心他有了一点点名气，就会慢慢学着抽烟喝酒，就开始开着敞蓬车追女孩子，天天上小报纸的豆腐新闻。

我又安慰自己。他不会的，他吃过苦，他足够沉稳。是个上好的坯子，你没有选错人。

开拍那天，化妆师把泰然带出来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呆住了。青年一套黑西装白衬衫，头发乱乱，薄薄嘴唇抿着，像个俊美的死神。

场记小玲拉着我问：“木莲姐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”

柠檬海系列

“阿莲好眼力。”导演来夸奖我，“不过不知道演技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给他一点鼓励，他会给你一个奇迹。”

这时候女主角孙佳容来了，看到泰然，定了三秒，暧昧地笑了。泰然在她妩媚的笑容里有点手足无措，直扭头看我。没想到我也对他笑。这个傻小子，才受了这么一点关注，就给吓成这样子，将来怎么办？

孙佳容凑到我这里来，说：“阿莲，真有你的，今天你们过来和我一起吃甜点。”

这下换我苦笑了。

前面很长一段时间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泰然在片场里摸爬滚打那么久，积累了一些演技。我早说过，他内里有股子暴戾的气息，需要激发。他把那人的疯狂劲儿表演得入木三分。

导演点点头说：“就是有些笨拙。”

我反问：“第一次绑架人，谁会熟练的？”

导演不计较泰然，他关心的是明星。孙佳容有俊美小生配戏，心情不错，非常配合，甚至有一次泰然下手重了把她的手腕抓红，她都没有抱怨。导演乐得很。

然后男主角上场。许少文，红得发紫，我身边的姐妹没一个不迷他。当初导演请到他来演男主角，高兴得在办公室里开香槟。我今天看到他，脸白白的，眼睛有点肿，精神不大好。化妆师尽了全力都没办法让他看上去有点活力。

导演还说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个老酒鬼。许少文若是在他办公桌上跳舞他都不会皱眉毛——只要他答应来演他的戏。

许大少终于上场。他扮演的男主角要在这幕戏里从恶徒手里勇救女主角，替身帮他完成从高窗跳下和飞身从冒火的房间里逃脱的镜头，他自己基本只用露一下脸。

我并不是说明星都是懒惰高傲的，我见过许多令人敬佩的红人，勤勉敬业，亲切和蔼。许少文是特殊份子。如小玲说



的，她没见过这么颓废的男主角和这么有魄力的男配角。如果换做她，也会反身投入黑暗的怀抱。

我笑，“是啊，我们都梦想有一天，一个英俊霸道的男子抓住我们的手说：跟我走。于是跟他到天涯海角。”

身后传来低低的一声笑。我回过头去看。角落阴暗处站着几个人，像是来参观的。我看不清。

这时，场子里出了事。只拍了十几秒，许大少就不干了。

“这个小子是谁？”他指着泰然，“究竟会不会演戏？台词都对不上！”

助理一翻剧本，说：“许先生，是您的台词念错了。”

许少文恼羞成怒。孙佳容摸摸头发，不耐烦道：“还演不演？不就是念句话吗？”

导演谁也得罪不得，只有说泰然几句。他低着头不说话。我在边上看着，恨恨的把手里的纸杯捏皱了去。

人毕竟是我带来的。

好不容易拍完对白，到动作部分。许少文要从斜后方把泰然扑道，给他一击，救出女主角。我想，不过是打一拳，那么近的距离，即使许少文不安好心，也使不上什么劲。

结果许少文那一拳挥出去，我竟然看到血珠飞出来。当时就呆住，还以为自己看走眼了。两人分开后，泰然鬓边一片血红，我才知道真出事了。

当下就跑过去，扶起他来。呀，发际线那里一道长口子，血一个劲往外渗！

我立刻回头看许少文，怒气冲冲地质问：“许先生，你戴了戒指的？”

许少文的表情，还仿佛是自己吃了大亏，嚷着让人端水来洗手。我看，果真有一枚宝石戒指。

孙佳容都看不下去了，冷冷道：“许少文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状态怎么那么差？怎么，给姚芳甩了，就把脾气发我们头



柠檬海系列

上来了？”

导演已经不是导演，是和事老。他跑过来，求这个，安抚那个，后来干脆说：“都是这个小子的错。笨手笨脚的。阿莲，送他去医院，我们换一个。”

我顿时怒发冲冠，跳了起来，拿着沾着血的手指着许少文：“错明明在他，受伤的是我们。走是可以，但也要他先道了歉我们才走。”

有人在扯我的衣服，泰然站了起来，一只手还捂着脸，另外一边没有血的脸有些苍白，却还是那么英俊。

我也有惜香怜玉之心，他又是我带来的，看他这样，我更是气。

没想许少文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过是意外，我道歉就是。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个小子，李导，你清楚我的脾气。”

我听了更气。我这个人，平时脾气温和，什么都好说，可一旦触及了我的底线，我是不惜拼命的。我当时瞪着眼睛，差点要说：“许公子说话好大气，受伤破相的又不是你。”

可我没说出来。我在这行做了那么久；怎么会不知道，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，得罪不起他们这些红人。

打碎牙齿和血吞吧。总不能自毁前途。

泰然冲我笑笑，还是那么温和，那么荣辱不惊。他说：“木莲姐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”

我不知道他谢我什么。是得到这次机会来和大明星合作，还是剧组给的医疗费特别多？我力量不够，让他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说，看着他还让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我惭愧得要死。

我送他去了医院，好生处理了一下伤口。医生说不要紧，没伤在明显的地方，头发长出来就好了。

泰然和我说：“这像不像人生，许多伤都是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？”

我叹口气，伸手摸摸他脸上的纱布，又叹一口气。他这样



看上去显得非常年幼，像个高中生。同人打架弄破了头，回到家，来找姐姐诉苦。

我是独生子女，我要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弟弟，绝对舍不得他抛头露面地给人糟蹋。

我说：“今天晚点回去吧。今天有狮子座流星雨，我们上天文台去！”

泰然安安静静地跟在我身后，听话得如同一只家养的小狗。

天文台上都是情侣，我们两个，一个穿着男式衣裤，一个头缠纱布，像是闯地球的外星人。大都市的天气那么坏，终年不见晴天，区区一个天文望远镜，又怎么能看透重重乌云见星空呢？大家不过都是来消遣的。

风有些大，泰然站在上风口的给我挡着，问我：“星星呢？哪里有星星看？”

我用手一指：“看，那还不是？”

我指的脚下的不夜城。繁华都会，灯如繁星，五彩斑斓，变幻莫测。还有汽车灯在高架桥上拖出长长一道光的轨迹，像流星一般。灭了一盏，又亮起一盏，红尘滚滚，一点也不会寂寞。

“终究有一天，”我指着最高的大厦上的霓虹灯说，“终究有一天，你会从其中一点豆大的灯火，变成最璀璨的星光之一。会有这么一天的。”

他笑。眼睛里映着这万家灯火，不说话。薄薄的嘴唇勾起自信的笑，有点天真，有点邪恶。风吹他的黑色外套，像一对将展未展的翅膀。

我想就是他看似温顺的眼睛里散发出来的不羁征服了我。这样的人是不会安于现状的。他不会一直做个修车工，娶修车厂老板的女儿，生一堆孩子，老了就在太阳下喝啤酒，一辈子都洗不去那股汽油味。



柠檬海系列

他绝对不可能去过那样的日子。他是注定了要飞上枝头的。

他的背后该像现在这样闪耀着光芒，从容的，大方的，英俊逼人，高高在上。

等到那时候，我站在他脚下巴巴地望着他的时候，他不会低下头来看看我？

我是急性子的人，说干就干，第三天就联系好一切，冲上门去找泰然。

他昨夜值班，此刻正在修车厂的小小蜗居里睡觉。我大大咧咧地推门进去，就看到一个身材健美的裸男。当然说他赤裸也是不对的，他毕竟还是穿了裤子。可是这样一间屋子，没有窗户，没有电扇，到处堆着机油桶和车零件。这个小子光着膀子趴在脏兮兮的床上睡得像头猪。

乖乖，我该带部相机来，拍下这一幕。等将来他大红大紫把我踹掉时，用这些照片来要挟他。

他的身上也全是油污，我挑了半天，最后选择拧他的耳朵把他叫醒，然后把一叠纸丢他怀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演员培训班的简章和报名表。”我说，“我一个师兄开的，我同他打了招呼，他会特别照顾你。”

他眼睛里满是问号，“你栽培我？”

“你这个词用得真好。”我看表，“快，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。”

“时间太短了！”

“你是时间应该用来充实自己，而不是用来做无意义的犹豫！”

“我的工作怎么办？”

“你不适合这里，你迟早要离开的。”我说，“快点，三十秒。”



“我家里怎么办?”

“你母亲爱你。她不会希望你在这种地方埋没一辈子。二十秒!”

泰然小声问:“为什么对我这么好?”

我笑,我白他一眼,“我将来靠你腾达了赚钱,我能不对你好吗?”

他也笑了,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
我先带他去买衣服。

这个可怜的孩子,自从高一辍学后就一直穿父亲的旧衣服。我想到古人说的布衣荆钗仍不掩国色,形容的大概就是他。我以前是不相信有人可以把皱如咸菜的旧衣穿得如同三宅一生的,看到了他,我相信了。

然后我带他到阿冰那里。阿冰是我大学时的学弟,摄影协会的会长,毕业后拿家里的钱搞起了专业摄影,拍点漂亮的男男女女,提供给各个杂志社和报社。

我对泰然说:“来!抬头,挺胸。给他们看看。”

他笑笑,有些腼腆地站到聚光灯下。阿冰吹口哨。

我对阿冰说:“人我交给你了,你少给我弄点有的没的,好好利用资源。”

阿冰讪笑,“学姐带来的人,我当然照顾。”

半个月后,我在流行时尚杂志上看到了泰然的照片。这只小豹子,他现在是一直十足的豹子了。裹着名贵的皮草,身边站着娇媚的女孩子,冰冷冷的眼神看着镜头,看着读者。那么俊美,那么冷傲。

我身边的小女生们在议论纷纷。谁能不动心呢?谁不爱他?看好了,我会让他迷倒所有八岁以上八十岁以下的女人和部分男人。

这才是他走出的第一步。

我抽空亲自训练他。我从走路开始教,没有教鞭,就拿鸡

